

从“五脏应时”论荨麻疹季节性发病的机理

倪帆¹ 袁卫玲¹ 郭霞珍²

(1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学院,天津,300193; 2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学院,北京,100029)

摘要 荨麻疹是一种以疹块时隐时现,并伴有瘙痒为主的过敏性皮肤病,中医称之为“瘾疹”。该病在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外多责之于六淫具有季节性,内因脏腑功能受季节气候调控。本文从“五脏应时”角度出发探讨荨麻疹的病因、发病机制和临床防治3方面内容,认为季节气候变化与荨麻疹发病密切相关,这为临床预防和治疗荨麻疹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五脏应时;荨麻疹;季节;发病;防治

Discussion on the Mechanism of Seasonal Onset of Urticari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ive-zang Corresponding to the Seasons”

Ni Fan¹, Yuan Weiling¹, Guo Xiaozhen²

(1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193, China;

2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Urticaria, called as “yin zhe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kind of allergic skin disease with comings and goings of clumps patches and pruritus. Urticaria can occur all year round. The exterior reason is that six evil factors are seasonal, and the internal reason is that organs are affected by climate.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ed about the reason of urticaria onset, pathogenesis and clinical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ive-Zang corresponding to the seasons”. It holds that season climate and urticaria were closely related, which provides some theoretical evidence for clinical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Key Words Five-zang corresponding to the seasons; Urticaria; Seasons; Onset; Provention and cure

中图分类号:R221;R223.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3-7202.2018.05.008

荨麻疹为一种常见的过敏性皮肤病,其发病机制较复杂,现代医学认为是皮肤、黏膜小血管扩张及渗透性增加而出现的一种局限性暂时性水肿^[1],临床表现常为大小不等的风团块,发病迅速,疹块发无定处,时起时消,且具有一定的季节性,这与不同季节接触的过敏原不同密切相关。根据中医“五脏应时”理论,自然界季节时间、外界环境变化对人体生理状态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不同季节脏腑适应性调控功能失常会导致诸多疾患产生。中医学认为,荨麻疹发病外多责之于六淫邪气客于肌表,营卫失和,内因禀赋不足,脏腑功能失调。现就中医“五脏应时”理论与荨麻疹发病相关性做一简要的探讨。

1 致病因素多具季节性

六淫致病多具季节性。春季多风,风性善行而数变,易侵袭人体肌表发病。荨麻疹若在春季发作,多因感受风邪。《伤寒论·平脉法》曰:“脉浮而大,浮为风虚,大为气强,风气相搏,必成瘾疹,身体为痒”。《金匱要略·水气病篇》亦曰:“风气相搏风强则为隐疹……”。夏季气候炎热,雨水较多而潮湿,

热蒸湿动,人体易感受湿热之邪,熏蒸皮肤而发荨麻疹。如张山雷《疡科纲要·论痒》载:“风湿之邪郁遏于肌腠脉络之间,可使阳气郁闭,清气不升,营卫不和,痒痒剧烈,风团色白……频年累月,不易速愈”。夏季火热之邪旺盛,也常与风邪相兼致病。如《诸病源候论·风痞癩候》曰:“夫人阳气外虚则多汗,汗出当风,风气搏于肌肉,与热气并,则生痞癩。状如麻豆,甚者渐大,搔之成疮”。此外,夏季蚊虫生长繁殖迅速,蚊虫叮咬也可使荨麻疹发作^[2]。《疡科选粹·隐疹》中提到:“赤疹起于卒如蚊咬”。《证治准绳·疡医》中也说:“又有赤疹者,忽然起蚊虫咬,烦痒急者重抓疹起,搔之遂受手起……”。秋冬之季天气逐渐转凉,气候干燥,人体极易感受风寒之邪导致荨麻疹发作。正如《千金要方·瘾疹》云:“风邪客于肌中则肌虚,真气发散,又被寒搏皮肤,外发腠理,开毫毛,淫气妄行之,则为痒也,所以有风疹瘙痒,皆由于此”。

现代医学认为荨麻疹四季均可见^[3]。该病常由一些致敏物质如花粉、霉菌、尘螨或物理因素如日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273613)

作者简介:倪帆(1993.11—),女,八年制在读,研究方向:中医藏象理论的研究,E-mail:1135913030@qq.com

通信作者:袁卫玲(1979.05—)女,医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医“天人相应”理论与实验研究,E-mail:yweiling_000@163.com

光、温度、湿度、紫外线等引起,而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变化。春季天气转暖,花木盛开,花粉的传播对荨麻疹的发作有很大影响。有学者^[4]对356例慢性荨麻疹患者应用20种吸入变应原进行皮内试验,结果显示多种变应原中以春季花粉最高为41例,这说明在春季发作的荨麻疹,与当季花粉的吸入有较大关系。夏季气温高,人们穿着减少,皮肤暴露增多,被蚊虫叮咬及接触过敏原的机会增大,因此,夏季该病也易发作。有学者^[5]从气温、气压、湿度等9种气象因素研究分析,发现北京地区荨麻疹在6~8月高发,并且气温升高或湿度增大都会使荨麻疹的发病人数增多。另有学者^[6]对泰安地区2047例慢性荨麻疹的过敏原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发现呈季节性发作的有1044例,且各季节过敏原不同,春季好发者常见过敏原为早春花粉、桑蚕丝、小麦面,夏季好发者常见过敏原为多价昆虫、葱,秋季好发者常见过敏原为多价霉菌I、烟、尘螨,冬季好发者常见过敏原为夏秋花粉、蒿属花粉及豚草。这提示不同季节诱发疾病发作的因素不同。

2 脏腑功能多应时而变

人体内脏腑的生理病理状态与外界季节变化具有同步相应性,气候变化异常时会引发人体五脏之气发生病理改变。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之邪气,感之害人五藏”。又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荨麻疹的发作除了与六淫邪气的季节性分布有关以外,还与内在脏腑功能调节密切相关。

春季多风,风善行数变,这与荨麻疹时起时消,发无定处的特点极为相似。《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风有内风和外风之分。外风指六淫中的风邪,春季易感受风邪,邪气客于肌腠,营卫失和发病。内风的产生与肝的生理功能发生异常有关。孙一奎《赤水玄珠·赤白游风》云:“妇人赤白游风,属肝经郁火,血燥生风”。《景岳全书·赤白游风》亦云:“赤白游风……或因虚火内动,外邪所乘;或肝火血热、风热所致”。可知肝经火热亢盛,血燥生风导致荨麻疹发作。此外,肝属春木而主风,喜条达而恶抑郁,在当旺春季,肝主升发的功能增强。肝脏依赖肝血的收敛使其升发而又不刚暴太过,然而一旦肝阴血不足,肝体必丧失阴柔之性而升散无制,以致阳亢内风生,这与荨麻疹发病急骤具有相似性。同时,肝主疏泄,具有调畅情志的功

能,一旦情志活动异常,致使肝不能正常发挥其调畅全身气机的功能,进而出现气血失调,脏腑失和,若复感风邪,内不得疏泄,外不得透达,郁于皮毛腠理发为本病^[7],故荨麻疹患者常出现抑郁、焦虑等情绪不良的症状。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这与荨麻疹患者有剧烈瘙痒的症状相应。《素问·四时刺逆论篇》亦载:“少阴有余,病皮痹隐疹”,认为荨麻疹发病的病机为“少阴心经有火”。《医宗金鉴·痘疹心法要诀》云:“心火灼肺风湿毒,隐隐疹点发皮肤”。可见,心经有火易引发荨麻疹。由于心与夏季相通应,夏季温度较高,心为阳脏,人体易感受火热之邪使得心火亢盛。心主血,热入血分以致血热壅盛,血热传于皮肤引发荨麻疹。如《外科证治全书·发无定处证》云:“红色小点,有窠粒隐行于皮肤之中而不出是也。属心火伤血,血不散,传于皮肤”。另一方面,血热煎熬津液易成血瘀,气血同源,血瘀则气机运行不畅,气机逆乱则生风成痒^[8]。感受火热之邪所致的荨麻疹,疹块发为红色,触之有热感,患者常伴有口干欲饮、尿赤、便结、舌红苔黄等热象表现。此外,心经郁热扰动心神,故荨麻疹患者亦可现心烦、失眠、烦躁等症状。

脾与长夏相通应。长夏雨水增多,湿气最重,且气候炎热,湿热交蒸入侵肌表,熏蒸皮肤而致荨麻疹发作。《奇效良方·诸血门》载:“热胜于阴,发于疮疡,湿滞于血则为脾痛癩疹”。同时,外湿易损伤脾阳,阻遏气机,致脾失健运,湿浊内生。《丹仙瘡述·癩疹》曰:“癩疹多属于脾,以其隐隐在皮肤之间,发而为痒,或通身红者,或不红者”。张景岳在《景岳全书·非风》中亦强调:“癩疹者,自卑湿而得之”。长夏本湿热旺盛,若再食肥甘厚味、鱼虾等辛辣刺激之品,则会助湿热内生,作痰动风。如《奇效良方·疮疡门》载:“今富贵之人,不知其节,以饮食久搏、膏粱厚味、醇酒辛辣之物,日久太过,其味具厚,乃阳中之阳。逆于肉理则湿气太胜,湿热之化面上行,其风块多出于胸部、或见于四肢”。内湿易阻滞经络气血运行,使阳气郁阻,清气不升,且内湿与外湿相合故引发荨麻疹。此外,脾为后天之本,脾气充足则气血生化有源,精微上输于肺,濡养皮毛腠理使其密固^[9]。若脾虚则土不生金,皮毛腠理不得充实,卫外功能减弱,此时复感风邪,极易引发荨麻疹。

肺外合皮毛,与秋季相通应。“皮毛”是人体之防御屏障,也是与外界相沟通的媒介,为一身之表,具有防御外邪的功能^[10]。秋季气候转凉,肺为娇

脏, 风寒之邪极易侵袭肺脏, 使肺卫外功能减弱, 气机壅滞, 腠理郁闭, 不得宣发疏泄而发荨麻疹。如《诸病源候论·风瘙身体隐疹候》所云: “邪气客于皮肤, 复逢风寒相折, 则起风瘙隐疹”。肺朝百脉, 可助心行血, 当外界邪气侵犯肺脏使肺气不利, 则血液运行不畅, 肌肤失于濡养可现瘙痒。此外, 肺与大肠相表里, 肺宣发肃降功能失常时, 可引起腑气不通, 故临床上部分荨麻疹患者伴有大便秘结的症状。

《素问·生气通天论》云: “阳气者, 若天与日, 失其行, 独寿而不彰, 故天运当以日光明, 是故阳因上而卫外者也”。强调阳气的重要性。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根本, 能温煦全身脏腑形体官窍。肾与冬季相通应, 冬季气候严寒, 若患者久病表虚, 卫外不固, 且肾阳虚损, 身体不得温煦, 此时又复感寒邪, 则多发为肾虚型寒冷性荨麻疹, 通常患者受寒冷性物质刺激后, 受冷区则会出现瘙痒性水肿或风团^[11]。

3 临床防治可因时而治

3.1 预防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 乱已成而后治之, 譬犹渴而穿井, 斗而铸锥, 不亦晚乎”。强调了中医“未病先防”的重要性。

荨麻疹在一年四季均可发作, 故季节性发作的患者应根据自己的好发季节提前做好预防工作, 尽量降低发病率或减轻症状。春三月, 此谓发陈, 万物复苏, 阳气升发, 此时应该调畅情志, 适当增加户外活动, 增强体质, 使肝气条达, 正气充足, 有助于抵抗外邪。但春季多风, 要尽量避免感受风邪。并且春季花朵盛开, 现代医学认为有些荨麻疹的发作与接触过敏原有关, 春季主要的过敏原是各种花粉, 因此要避免过敏原的吸入。夏三月, 此谓蕃秀, 阳气盛长, 既要避暑, 又不可贪凉; 邪热易扰心神, 要保持平和的心情, 调畅情志; 夏季湿热之气亢盛, 饮食宜清淡, 不可过食肥甘厚味, 以防湿邪内生, 诱发疾病。秋冬之季气候转凉, 应当注意保暖, 特别是冬季, 阳气闭藏, 寒气当令, 好发于冬季的荨麻疹患者应该避寒就温, 防止寒邪侵袭。《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曰: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人体的生理活动随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而发生生长收藏的相应变化^[12]。因此, 对于荨麻疹的预防, 要顺应四时之气, 根据春夏秋冬阴阳之气的消长变化, 调整个人起居、情志以顺应之^[13]。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云: “夫四时阴阳者, 万物之根本也, 所以圣人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以从其根, 故与

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 则伐其本, 坏其真矣”。

3.2 治疗 对于荨麻疹的治疗, 宋代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瘾疹证治》中提出: “内则察其脏腑虚实, 外则分其寒暑风湿, 随证调之, 无不愈”。由于该病与季节气候密切相关, 可根据“天人相应”理论, 采取因时治宜的方法施治, 如《素问·疏五过论》云: “圣人之治病也, 必知天地阴阳, 四时经纪”。

春季多风, 对于外风所致的荨麻疹, 治疗以解表祛风为主。有学者^[14]收集整理了从东汉至今的荨麻疹用药情况, 从药物使用频率来看, 解表药居于首位, 使用频率最高的是防风。防风走表而祛风邪, 乃治风之要药。风为百病之长, 常兼其他邪气致病。众多医家无论对荨麻疹的分型如何差异, 都有风寒型和风热型, 因此在治疗上应兼以散寒和清热。肝风内动常见的证型有肝阳化风证、热极生风证、阴虚动风证、血虚生风证等。在治疗上应分别采用平肝、清热、滋阴、养血的方法, 旨在祛除肝风, 恢复肝正常的生理功能, 使气血运行输布正常, 从而达到治疗荨麻疹的目的。有学者^[15]整理分析了大量古今文献资料, 总结从肝论治慢性荨麻疹的方法, 分别为疏肝理气, 清热止痒; 清肝解热, 祛湿止痒; 益气养血, 祛风止痒; 滋阴柔肝; 养血祛风; 调摄冲任, 和营止痒; 行气活血, 疏风通络。

心应夏, 夏季气候炎热, 荨麻疹发病多为心经郁热型。治疗以清心凉血为主, 辅以祛风。不清热则血不宁, 不祛风则痒不止。正所谓“治风先治血, 血行风自灭”。根据这一原则, 有学者^[16]提出用验方凉血消风散进行治疗血热风盛型荨麻疹。凉血消风散由水牛角粉、生地黄、牡丹皮、白僵蚕、龙骨、紫荆皮和甘草组成, 方中水牛角凉血解毒, 为治血热壅盛之要药; 生地黄清热凉血, 滋阴生津; 牡丹皮清热凉血, 活血散瘀, 使血行而不留瘀; 白僵蚕、紫荆皮祛风止痒; 龙骨重镇安神, 平肝潜阳; 甘草调和诸药。临床上常用药物还有黄芩、黄连、连翘等清热凉血之品, 使火平热降, 毒解血宁。当血热得以祛除, 血液恢复正常的濡养功能, 气血正常运行, 营卫调和, 则皮肤病变消失, 心烦, 焦躁等症状也随之消除。

长夏多湿, 对于外湿所致的荨麻疹, 代表方剂为消风散, 其中苍术散风祛湿, 苦参清热燥湿, 木通渗利湿热, 三药合用体现了从湿论治的思想。配以荆芥、防风等祛风除湿, 当湿邪得以祛除, 则气血调和, 疹块自消。早在《外科正宗·疥疮》就有记载“消风散, 治风湿浸淫血脉, 致生疮疥, 疹痒不绝, 及大人小

儿风热瘾疹,遍身云片斑点,乍有乍无并效”。有学者^[17]将荨麻疹分为5种证型,其中湿热壅盛,湿重于热型的荨麻疹临床表现为入夏即发,挟有水疱,多发于下肢,深秋之后逐渐好转,使用苍术、薏苡仁、云茯苓、泽泻、黄柏以清热除湿。另有学者认为湿邪具有相兼性^[18],在冬为寒湿,在春为风湿,在夏为热湿,在秋为燥湿。所以在治疗上应辨季节,发于长夏者,当清暑化湿,代表方如藿香正气散加减,药用藿香、佩兰、紫苏、白芷、大腹皮等。无论何种观点,其目的都在于祛湿。此外,脾虚与湿盛之间互为因果,湿性重浊黏滞,易困脾耗伤脾气,妨碍脾的运化。而脾失健运,则湿更难去,以致脾虚湿困,病情反复发作^[19]。所以在祛湿的同时要兼以健脾。当湿邪一去,脾恢复正常的运化功能,精气血津液正常生成输布,脏腑、经络、肌肉得到充足营养而发挥其正常的生理功能,病变自除。

肺为娇脏,与秋季相通应,易受外邪侵犯致肺气不利,卫外不固,邪气闭郁,营卫失和发病。临床在治疗此种外感型荨麻疹时,常以解表宣肺为主。解表药大多主入肺经,能够宣利肺气。有学者^[20]根据“肺主皮毛”理论对荨麻疹进行辨证论治,将其分型为风寒束表,肺气郁闭证,风热犯表,肺失清肃证和胃肠湿热,上熏于肺证,均取得良好效果。此外,《伤寒论》云:“太阳病,得之八九日……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后世众多医家根据荨麻疹患者有剧烈瘙痒的症状,用桂枝麻黄各半汤治疗风寒型荨麻疹^[21]。其中,麻黄有较好的宣肺作用,桂枝汤能调和营卫,诸药合用,效果明显。对于肺脾气虚所致的荨麻疹,要补益肺脾之气,黄芪为临床常用药。黄芪主入肺脾二经,当肺脾之气得以补充,脾运化功能恢复正常,肺气通利,卫外功能正常,营卫调和,疾病治愈。

对于发于冬季的肾阳虚型寒冷性荨麻疹,治疗应以和营消风,温阳补肾为主。有学者^[22]用真武汤治疗56例寒冷性荨麻疹,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方中附子为“命门主药”,辛甘温煦,有峻补元阳之效,合生姜加强温阳散寒之力。有学者^[23]认为该类荨麻疹表卫不足,受寒发疹仅是其标,而肾阳不足为其本,故用金匱肾气丸温补肾阳。金匱肾气丸在补阳之中配伍大量滋阴之品,目的在于阴中求阳,使阳有所化。另有学者^[24]研究发现多数慢性顽固性荨麻疹患者伴有免疫功能低下,并且他采用补肾法治疗慢性顽固性荨麻疹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益肾药在调节免疫功能方面有重要作用,

能提高机体免疫力,调节机体内环境^[25]。

虽然五脏各主其时,但在调控上又可相互影响,并且六淫具有相兼性,所以在临床施治上应灵活变通,不可一味遵从“肝应春”“心应夏”“脾应长夏”“肺应秋”和“肾应冬”的特征,应循仲景在《伤寒论》中所云:“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4 小结

综上所述,荨麻疹在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在各个季节的发病特点又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荨麻疹多由外感六淫邪气诱发,而六淫具有季节性;另一方面是人体脏腑功能受季节变化的调控,荨麻疹春病多在肝,夏病多在心,长夏病多在脾,秋病多在肺,冬病多在肾。基于此,对荨麻疹提出因时而治,不同的季节采取不同的治法,这主要体现了中医“天人相应”的思想。《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四时寒暑的交替,阴晴风雨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时气适而至,人身容易适应,不易致病;若时气偏胜,失去中和常态,人身适应不来,则会致病^[26]。本文以“天人相应”理论为核心,从“五脏应时”探讨季节气候变化对荨麻疹的影响,了解该病发生的外在因素和内在脏腑功能调控机制,进行辨证分型,合理使用药物,这对临床治疗荨麻疹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郭静,肖敏,彭丽,等. 卫气营血辨证在荨麻疹治疗中的应用[J]. 时珍国药,2017,28(1):155-157.
- [2] 刘自成,鲍剑. 新兵急性荨麻疹危险因素调查与分析[J]. 人民中医,2017,60(12):1184-1186.
- [3] 曾特,卢益萍. 61例荨麻疹发病相关因素回顾性分析[J]. 江西中医药,2016,47(8):50-51.
- [4] 李志武,袁建军,黄华坤,等. 吸入变应原及特异性脱敏治疗慢性荨麻疹的效果[J]. 广东医学,2004,25(12):1444-1445.
- [5] 党冰. 北京夏季三种天气敏感性疾病的气象诱因及预测研究[D]. 兰州:兰州大学,2014.
- [6] 韩秀华,高岩,臧贵芹,等. 泰安地区2047例慢性荨麻疹过敏原流行病学分析[J]. 山东医药,2013,53(39):43-45.
- [7] 狄伟,张晓杰. 张晓杰从肝论治皮肤病经验介绍[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12):5098-5100.
- [8] 马万里,潘慧宜,蒋淑明. 枸地氯雷他定片联合润燥止痒胶囊治疗慢性荨麻疹效果观察[J]. 中国医药,2013,8(12):1784-1785.
- [9] 尹仲衡,段行武. 从五脏论治慢性荨麻疹的中医理论及治法探讨[J]. 世界中医药,2016,11(3):410-413.
- [10] 许红实,张焱,从肺主皮毛辨证分型辨治荨麻疹[J].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7,31(8):49-50.

亥(同岁会)其运热寒雨”^[11],岁火不及,寒乃大行,自然界气温相对偏低,在人体亦从水化,火气上炎之性受到抑制,可表现为抑郁,《素问·五常政大论》记载为:“伏明之纪……藏气反布……其病昏或悲忘”,加上厥阴所至为风府、为生、为飘怒,风火相煽,自然界又有阳气生发的趋势,人体与之相应,在本有的阳气郁遏之象下,可表现为或加重抑制,或郁极暴发,出现躁狂之象。可见,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发病与阳郁失升,郁极乃发有关,其间歇、反复、循环的抑郁和躁狂发作,便是阳气功能紊乱,阴阳升降失衡所致,脏腑定位与肾关系最为密切。

双相情感障碍的症状表现十分复杂,本研究从五运六气出发,分析了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病规律及病因病机,提示临床医生在双相情感障碍的诊疗中要时刻注意自然界阴阳升降的规律对人体情绪的影响,尤其是在太土少阴君火-阳明燥金之年(甲子、甲午年)及少火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之年(癸巳、癸亥年),要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中国古代历法以干支纪年,60年为一甲子周期。五运六气则通过“天干化运,地支化气”之法,以岁运(以太少分共10种)、司天-在泉(6种)来解释一年的运气特点,为30年一周期,故分析发病期的岁运-司天-在泉的运气因素,有30种可能。而本研究所收集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发病期岁运-司天-在泉,共有24种,并未涉及其余

6种岁运-司天-在泉的分布情况,虽不能全面评判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易发作或波动的运气因素,但其临床参考意义较大。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扩大样本量、增加地域划分以作更深入的分析。

参考文献

[1]沈渔邨.精神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544-591.
 [2]杨春强.双相情感障碍的最新研究进展[J].精神医学杂志,2007,20(6):408-410.
 [3]黄悦琦,洪武,邱美慧,等.中国双相情感障碍不同躁狂发作亚型危险因素的现状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5,29(12):927-932.
 [4]杨威,白卫国.五运六气研究[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1-185.
 [5]方药中,许家松.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700.
 [6]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美国)张道龙译.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M].5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0-161.
 [7]邹勇.五运六气入门与提高十二讲[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6-51.
 [8]王新志,康紫厚,李燕梅.甜梦口服液联合盐酸文拉法辛治疗卒中后情感障碍临床观察[J].中国医药,2013,8(8):1093-1094.
 [9]高治国.双相情感障碍的中医病因证治探讨[J].中医研究,2017,30(11):5-7.
 [10]任应秋.任应秋运气学说六讲[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1-50.
 [11]田代华.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28-190.
 [12]王琳,贾晓晓.王彦恒温肾解郁法治疗重症抑郁障碍经验[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3):770-772.

(2018-04-15 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上接第1085页)

[11]安立辉,金春琳,陈晴燕.“芪桂祛风汤”在原发性获得性寒冷性荨麻疹治疗中的应用价值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6,14(2):194-195.
 [12]刘国华,武青庭,谢雪姣.《黄帝内经》中的天人相应观再探[J].江西中医药,2017,48(12):9-12.
 [13]张锐年,田永衍.《黄帝内经》天人观探析[J].中医研究,2016,29(12):1-4.
 [14]张晓杰.荨麻疹方药证治规律研究[D].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03.
 [15]李志文.从肝论治慢性荨麻疹的理论文献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3.
 [16]龚凤娟,杨娟,艾儒隼.血热风盛型荨麻疹的治疗[J].四川中医,2008,28(6):103.
 [17]陶初明,方勇超.辨证治疗62例慢性荨麻疹[J].四川中医,2006,24(5):73.
 [18]陈会苓.从湿论治荨麻疹[J].山东中医杂志,2007,26(5):349-350.

[19]陈非凡,黄远峰.加味参苓白术散治疗慢性荨麻疹临床疗效分析[J].光明中医,2016,31(7):956-958.
 [20]邢良,王玉玺.浅谈“肺主皮毛”理论辨证论治瘾疹[J].中医药学报,2012,40(3):130-131.
 [21]梁蔚丽,何采辉.桂枝麻黄各半汤配合穴位贴敷治疗风寒型荨麻疹[J].吉林中医药,2016,36(3):259-262.
 [22]张书元,刘西珍,田蕾,等.真武汤治疗寒冷性荨麻疹临床观察[J].中医药学报,2000,28(5):31.
 [23]路新国.金匱肾气丸治疗寒冷性荨麻疹[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8,10(9):32.
 [24]陈达灿.补肾法为主治疗顽固性荨麻疹[J].新中医,1999,31(7):1415.
 [25]郭艳辉,彭鑫,潘晓辉.荨麻疹中医病因病机探讨[J].中医研究,2009,22(1):9-11.
 [26]方锦锦.析论《黄帝内经》的天人合一[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7,33(1):1-6.

(2018-04-15 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